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八

元 趙采 撰

䷌ 離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否義相反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

與天同之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五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三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愚曰否是上下不交同人則上下相同然不謂之泰而謂之同人此只是時將開泰與人同心同力之初未說到泰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己自泰了同人是方理會泰所以言利涉

大川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子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

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成睽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愚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目有同視耳有同聽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然人每每自與不能同人者無他私意隔之也故居家但同其所親居鄉但同其所比是同也非同也乃暱比之私同也若夫野者曠遠無適莫之所無得喪利害之相關合也二人適相值于野不期同而自同焉此同以天也同以天者是為大同大同則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安往而不亨安往而不利故曰利涉大川天下唯大

同者然後能濟大難故也然君子之同以正不正則有所不同不正而同非君子之利程氏發明小人不正之同極好學者宜細觀之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

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至誠無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無私天德也

朱子曰乾行也言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愚曰乾與柔似乎異今也以二之柔應五之乾乃曰同人此非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曰云者舉繇辭而彖之也人只為有私意故與天不相似今同

人于野大公至正無遠近无親踈同人以濟大難

此與天合德故彖以乾行賛之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子曰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

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愚曰此卦以全體言之則健必欲明明必欲健健而不明不足以廣于野之公明而非健不足以成涉川之利以二體言之二五皆中正也上有剛健中正之君子則下必有文明中正之君子出而應

之乾只是健離只是明健資乎明以燭天下之理明資乎健以行天下之公明而无蔽健而無息中正相應此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久欲成大同之治前日不相應故塞今中正以應則通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與天同故云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

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呂東萊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

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無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

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無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無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戚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

愚曰初九變則成艮艮為門艮陽畫居三爻人道也故曰同人于門人只為私意小智限隔在門裏猶同得出門便同不得于門于是往也象恐人不曉于義故直截分明說出門同人一出乎門則自是而往同乎比鄰自是而往同乎邑人自是而往

同乎天下四達皇皇又誰得而咎我哉雖然屋之有門本為之也之有偏私為之同人以去私為先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而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葢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

也

愚曰六二變動則爲巽巽與離皆坤陰也故爲宗

坤爲吝嗇故曰吝伊川解此爻謂二與五爲正應

故曰同人于宗同于所係應有所偏倚在同人之

道爲私狹故可吝如此却與彖辭相反彖以柔應

乾曰同人正喜二五相應不當有吝看來于宗不

必指九五況于野于門皆不指爲某爻何獨于于

宗而指五耶蓋二以柔居柔恐知有親而不知有

踈知有近而不知有逺故戒其如此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子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隂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彊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懐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

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

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

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

也至于三歲不興矣

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

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愚曰內卦離離為戈兵三變動有震巽艮之象震

巽草木為莽艮為山在下體之上陵也卦唯一陰

而五陽皆欲同之初上遠於利害之交故不爭也
二五為正應不可間然則卻五而奪二者其九三
九四乎九三以剛居剛欲奪二而同之據初九以
為戎伏之草莽之下以掩其不備掩之不得又升
其高陵以窺九五之隙高陵下卦之極也然二五
正應名正分定豈九三強有力者所能奪哉五之
援二爻之情也五之為敵剛矣三豈能速得志
于二哉故忸怩猶豫三歲而不敢興其不敢興者

非力不足蓋尚知有義命而安之以行也三德剛正未至為小人之歸所以此爻不言凶悔吝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程子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之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而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

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于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朱子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

所隅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愚曰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坤土在内外之際墉也九四動成坎入險有相攻之象乘墉是居九三之上伊川謂乘墉是近九五不知易中言乘皆是乘下爻九四要乘九三之墉奪九五之應顯然攻之五用大師四遂不克不克則屈屈則懲尚可以獲令終之吉象以乘墉為義弗克言非力屈理屈也

以其吉為困而反則則者理之當然也幸其知困而猶反於則也粗不至於凶所以為吉者如此耳非吉祉之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子曰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反不勝憤而至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

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彊也九五居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無取故更不言君道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彊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

終能克之故言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彊也

朱子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彊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愚曰三四動而爭二則五成巽震坤坤為喪巽為號震為聲號咷也五非三四所能有三四不動二自往同于五離自動為缺故曰先號咷而後笑天

下唯中與直不可以勢屈也二五之誠同也而三四間之乃至于用大師焉不能無號咷也然以其始之中直也不以缺之三四為難終於克之以相遇是以復笑缺曽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直也一人不足以敵千萬人勢也而以義不以勢五有往而已則中直之可恃也夫同人之道當其无事不見其為同經變而不失其同者乃同人之至者也伊川謂九五居位而爻不取人君

者盖五以私暱應于二失中正之德非君道也夫彖既以二五相應為中正恐不當以九五為私暱其不言君者此乃天下爭相同之時未有君不可言到得削平患難成大同了方有大君此同人訣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程子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

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愚曰上九動則上體成坤坤為郊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上九處外无應三四爭二已无與焉亦同人之善者也止言无悔何耶曰同人之道于野乃亨郊猶邇城邑已无好惡見他人之好惡已无爭奪見他人之爭奪此心未能豁然嗟夫于郊則

无競矣于野則无私也能无競未至於大公无私所以能无悔而未能有也象曰志未得豈非君子之志必至于野而後得與

☰☲ 乾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

之所歸止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程子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隂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

愚曰陽為大大有元亨此四字彖辭盡之位加以尊居天下之廣居也中加以大皇建其有極也應加以上下天人交歸也成卦主六五而言一隂五陽凡六卦唯大有六五為五陽所宗其小畜則初

九復自道九二牽復九三反目何嘗盡從六四履則二坦坦四愬愬五夬履何嘗皆歸六三夬則五陽正決一陰姤則一陰反消五陽同人則六二往應九五蓋陽為陰主可以常陰為陽主不可常使非六五文明柔順居中而尊安能宗五陽而上下應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于乾

之九二五之體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太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

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愚曰内體剛健外體文明則德不偏矣應乾之天與時偕行則用不息矣此大有所以既元且亨有乾坤之二德不如他卦之彖大亨而已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子曰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亨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

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方見得有無若不照見是有是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愚曰遏惡揚善當无時不然何獨于大有言之大有火在天上大明中天无物不照而下體乾既明且剛故能遏止天下之惡使不終為遏如遏絶苗民之遏是止之之義遏惡揚善便是順天休命處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子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朱子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

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害是驕奢淫佚僭差躐等之事大有之初都未涉此害便戒謹好禮守分制節使無此等患害之萌故匪咎六十四卦只此一爻言匪咎盖无交害匪是有咎之時亦匪畏咎而然乃是大有之初自合知艱難便无這驕侈僭差等害所以匪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彊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彊能勝大有之任也

愚曰以剛健履中位其德全矣有應在五五謙虛

而倚之其任重矣以全德當重任凡六五所有之大二悉能載之以此而往上可以尊主下可以庇民何咎之有此一相之事象又曰積中不敗伊川言積重載于中則中字輕過了看來是所載得中則不敗如萬斛之舟只載萬斛過則必沉百鈞之力只舉百鈞多則必躓大車而所載得中尚何敗覆之患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害也

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

當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
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
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
之道以其有爲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彊益
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
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
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

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愚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享于天子又古書享享通用君之大有莫盛於五臣之大有莫極於三三者公之位也按周室班爵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則公之尊亞於一

人按周官上公朝于天子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則天子之享公禮數隆矣有德以當之福也无德以當之害也三剛且正可謂德而福矣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程子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

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詩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愚曰彭字釋文盛也詩出車彭彭注壯盛也駟騵彭彭彊盛也易註滿貌大率皆盛大滿盈之義九三外臣之尊九四內臣之寵以分而言則四不若

三之等戍以情而論則三不若四之親昵今四以

剛居柔德剛則明明而燭理位柔則謙歴不伐殊無

彭亨盛滿之態何咎之有蓋九四九五皆屬離君

臣俱明辨晳晳氏作晰明之極也下无盈滿之累

上无假寵之私此所以為大有之世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子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

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亦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至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

無威嚴則下易慢而無戒備也謂無恭敬備上之道

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朱子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

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

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

也

愚曰五以一柔而有五剛為大有之主何道以有

之曰信而已孚者信之本我以孚交于彼彼以孚

交於我兩孚相交啐啄同時故曰厥孚交如然又曰威如吉何也見君臣交孚之中有截然等威者寓象以交孚為信以發志者言以我之信發彼之志也以威如為易而无備者又就威如上說出一層言威如雖是分守森嚴元自簡易不設備非如公孫述之見馬援嚴陛戟陳儀衛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子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

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

朱子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愚曰此爻伊川文公言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六五是人君了更有誰爲之上除是太上皇方可今只當用夫子繫辭釋之蓋大有之上九六五之妙用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六五之用藏矣而其效之見於上者乃如此非至聖絶識詎能表出

之哉孚以相交履信也以柔居尊思順也二賢也五下之尚賢也動則履信居則思順又能尊尚于賢使賢人君子樂為吾用不自大其大以極于大不自有其有以不失其有吾无求於天而天自祐之吾无求于吉而吉自備之此言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于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盖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𡚁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九

元 趙采 撰

☶☷ 艮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

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程子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愚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謙猶歉也居有餘之地懷不足之心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是也謙則无不亨然唯君子有終何也

小人有假為謙以濟其欲者今日謙而明日亢滿有矣故謙之義專以屬君子蓋要其終言之曰謙謙曰勞謙曰撝謙曰鳴謙謙之事固有等級不齊然皆非小人之為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子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

氣下降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降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

自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
至誠于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朱子曰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
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
終也
愚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言謙者
之亨也下濟天之謙卑地之謙光明天之亨上行
地之亨天地豈利其亨而行謙哉道之自然也天

之虧益日月之進退是也地之變流山川之髙卑是也鬼神害禍人事之得喪是也人情好惡物論之取舍是也一盈而有四損一謙而有四益以此知謙之一字尊而行之其道固光顯卑而行之其道亦不可踰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髙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藴髙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

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曰崇高藴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愚曰地中有山藴高於卑也聖人發謙之象而其辭乃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欲人以中行謙也中者謙之當體者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廣

中之用於天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子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于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曰謙謙未

見其失也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愚曰謙處一卦之下初又在艮止之下謙而又謙之象也如是之君子何往不濟非獨可以居平世用以濟難亦无不吉矣囚奴自居商辛不能害肉袒牽羊楚子不能殺臨難過謙君子自生全之道故曰卑以自牧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子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于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于聲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有爲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于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吉謙而有聞得其正者則吉蓋是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

近于邪佞

愚曰鳴謙獨見于二上兩爻謙本不求人知不當鳴而二乃鳴謙者鳴其謙之得正也蓋六二以陰居陰謙易至于佞二不鳴焉則人必以二爲邪佞之謙二之中心不得白矣二之鳴謙非鳴謙也鳴其貞也鳴其守貞而不佞也二既鳴則二守貞之中心得以白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正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

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

愚曰三互坎坎勞卦故曰勞謙謙言君子有終者二繫辭一卦之體九三一爻之主也三與五同功今三以一陽統五陰在下體之上居人臣之極功而為謙之主其不伐亦明矣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三有

功矣不以德于人而求以下於人是雖有功而不自以為功也蓋曰功業臣子之所當立位分臣子之所當守而天下所以大服其功者非以其功也服其心也然則繇詞所謂有終之吉非九三君子不足以當之禹周公曹彬其人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

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于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朱子曰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

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也

愚曰六四坤體柔順上近五謙恭之君下據三勞謙之臣而能揮散其謙布于上下所以奉上比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則者何天理之當然此是无媢功嫉能之心而有顯功著善之美者也何者三有大功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子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

于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愚曰天下莫柔弱于水水雖柔莫柔弱于道蓋水猶有形故也天下唯无形者足以致有形者為之使謙之六五是也五君位而以柔居之當謙之世衆爻皆以謙名而此獨不名者有其道而无其形故也是以衆謙皆為之用三與四鄰也是以尤致

力馬陽實富也陰實貧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九五處尊位而謙虛也不富而能以其鄰則三之有功即五之功也四之无不利即五之利也五雖不著其謙而天下之謙者樂為之用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五爻變成離坎離為甲冑入坎險侵伐也夫謙之為德天下之所歸宜无有不服者矣而爻與象云爾者以爻中有此象聖人設為之辭以為或有之我既謙虛彼決

不負固故曰利用象又發之曰征不服也亦不過拯民水火之中為匹夫匹婦復讎非忿兵貪兵之謂推是以往將无所不利焉吾是以知六五之謙之妙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程子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

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于聲音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愚曰柔德之謙上位之亢以謙德居亢位事違其

志志未暴白故君子乃自鳴曰吾之謙如是吾之謙如是而人猶有干我者不得已而師征焉然止用以征邑國而已坤為國邑故此爻有此象邑國近屬上无位只可征此與利用征伐便不同夫二與上均鳴謙也二鳴而中心得是因其鳴而謙貞之本心得以白也上鳴而志未得是謙之志未得暴白而不得不鳴也此兩鳴謙之義

䷏ 坤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隂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隂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

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愚曰豫和也然和極則流故亦為逸卦羑和交戒逸亙備也此卦下五爻有比之體故曰利建侯又

謙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師體反而為豫則三升四四為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行師動而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彖辭主九四合坤震二體而言豫也九四一陽為豫之主上下五隂應之和樂之至也故志行四爻辭亦曰豫大有得志大行也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此兩句義各不同順以動豫是能順理而動則衆心和説此是順動後方和説豫順以動是人心雖和説必順理而動此

是和說後尤當順動天地如之是天地亦如其理而動而況建侯行師乎下文就賛天地如之之事天地惟以順動故在日月四時者皆无過差聖人唯以順動故在刑罰者皆清直不撓而民自服豫之時義其大有如此者孔子因繇詞而贊之也彖凡言時義時用及時之大矣哉者十一皆因而大之也故多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云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徳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欝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徳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愍曰作樂崇徳必言先王盖是昔之先王功成然

後作樂中庸言苟无其位苟无其徳不敢作禮樂
雷之聲皆至陽充積而後宣暢樂之聲皆至徳盛
大而後發越皆順動之極功古先聖王有徳有位
然後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者徳極盛而
樂極和也薦之上帝則郊焉而天神假以配祖考
則廟焉而人鬼享先王之樂无所不用此但言薦
上帝配祖考亦舉其大者言耳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鳴發于聲也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朱子曰陰柔小人上有彊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詞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

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愚曰九四為豫之主卦爻上下所由以為豫者也亦不專應于初六但初六以陰柔小人既不中正自以九四為與已得時主事倡為逸豫之説以諂説九四矜誇張大發于聲音如蔡京倡豐亨豫大是已始若未害志窮慾肆必成大凶聖人于此安得不逆折其萌芽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使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

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六二上應乎隂柔逸豫之君下立乎鳴盱兩佞臣之間茍无操守鮮不耽於逸豫矣二也中正自持其處豫也介然如石不可撼揺其去豫也見幾便作不待終日之頃此其所以為貞也吉孰大

焉此吾夫子許之以知幾其神之事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隂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盖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身正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朱子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又曰盱豫悔言覷着九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

愚曰雖盱視不審貌三陽位而陰居之且當豫之時見之不明冒居其位宜其有悔然速悔則可若悔遲必然有悔當其時非六二介然于逸豫之外

與九四獨能無制于羣豫之聚者何以自免于悔

吝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程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

衆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

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

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

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

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巳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志得大行也

愚曰九四一卦之所由豫也簪聚髮之物盍簪聚首之象也九居四為動之主雷出地而鼓動萬物大臣得位而鼓動萬化大有得陽為大以九四之陽而得位得君得衆陰之歸皆大有得也然四以近君之位承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危疑之時也

斯時也天下視吾身以為安危輕重自非陽剛之
君子至誠盡己勿用疑慮有以合天下之同志相
與左右扶持以適于豫則利害之相反間不容髮
此周公所以不恤流言之變終于制禮作樂以興
太平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于豫不

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曰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愚按伊川謂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陽剛得衆非柔弱耽惑之主所能制乃受制于專權

之臣是貞疾也不思九四以剛居柔爲順動之主恐非專權而侵逼于上者然夫子于六五言貞疾恒不死者謂五以柔德居尊位當逸豫而在動體不能不動心于逸樂然九四陽剛之臣切近在旁五欲動于逸而不能反貞正守已而不自縱如疾之痼已而不自安故曰貞疾然外體不縱則内心不失此其所以爲恒不死之道也象曰貞疾乘剛也言剛爲之疾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中謂樂豫得

中不至耽迷是以无可亡之道也此成王畏相事吾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

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愚曰以陰居亢昏冥之豫于此而成禍敗之來勢不能久然居震動之終故聖人曰若有渝變可得免咎所謂許人改過也漢武輪臺之詔有此意象言何可長若不速變危亡至矣秦始皇寔似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

元　趙采　撰

䷐震下兑上

程子曰序卦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夫説豫之道物所随也随所以次豫也為卦兑上震下兑為説震為動説而動動而説皆随之義女随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随之義也又震為雷兑為澤雷震于澤中澤随

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朱子曰隨程傳說說而動動而說此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都從內說出去蓋是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從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愚按伊川説而動是歸妹似不當引以訓隨又言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隨卦是長男隨少女不是女從男兌説在外震動在內所以夫子言動而説隨則震動而兌方説是動者為主而説者為客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

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朱子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濟来者兼此二變皆剛来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己能隨物物来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于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

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愚按伊川言君子為衆所隨與已隨于人臨事擇所隨人君從善臣下奉命學者從義臨事從長皆隨之義發明盡矣但言隨得其正然後大亨而无咎却似與本文倒了蓋隨有大亨之理利在于正所亨在正始得无咎易中隨與比相類故聖人于

比曰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於隨曰元亨利貞无咎夫吉與亨大于无咎舉其大則畧其細易之通例今二卦之辭既言吉言大亨又以无咎終豈非比隨不正雖吉无不免咎必元永貞利貞然後至无咎而盡善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子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

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

其義之大也玩而識之也此賁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愚曰剛来而下柔謂否變為隨也成卦在初九初九之剛来自上九降而居此陽往下于隂也伊川言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来下于隂如此則又是男隨女不是女從男矣文公謂剛来而下柔乃是困卦九二来居初噬嗑上九来居五未濟兼此二變這一卦是三卦變来皆是陽

來下柔夫子彖辭包盡一卦之義不容更過爲之詞也彼春秋穆姜時以隨元亨利貞爲四德夫子作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貞非若乾之四德也天下之隨其正也抑又有時焉堯舜之揖遜不可從湯武之征伐湯武之征伐不可從桓文之詛盟然使桓文以仁義從湯武湯武以韶夏從堯舜何動而不說之有此又隨時之義有不可勝述者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彊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愚按伊川言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晦則入居于内又引晝不居内夜不居外為隨不知象只言

向晦入宴息不言晝底事盖雷動于澤是長男隨少女以剛隨柔以陽隨陰所以只言向晦之時休息其身則可若非向晦之時而入宴息非隨之道矣古之聖人宵衣旰食親士大夫以圖天下之政而近宦官女子之時少宰予晝寢夫子以朽木糞墻責之俱是嚮晦入宴息之義剛豈宜常下于柔陽豈宜常隨于陰長男豈宜于隨少女學者豈容不朝夕孜孜問學而不以逸肆為戒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子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

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朱子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唯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愚曰物有正主一之謂官渝變也謂改事也初內卦本坤也今分一陰以上變乎乾為兌外卦本乾也今割一陽以下變乎坤為震是官之改事者也官而改事將以隨時也然時有可否事有得失在動之初不可妄隨須要得正方吉不正便凶出門交有功蓋初九以陽居陽其才健其位剛可以有為然无應于四拒戶而處何以見隨時經濟之功內外兩卦之限謂之門又四艮為門今初越四而從

五故曰出門然出而交五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

故曰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于是也在隨之時當

為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逺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愚按程朱二先生皆以初為小子五為丈夫不知卦中第四爻艮為少男又二體本乾父坤母四小子也初震為長男三至五互巽婦則初丈夫也隨利于正初九正也九四不正也二與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隨剛隂必從陽初九九四皆陽也其能

兼與之乎言无兩從之理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巳下正也六二係情於四與初雖相比而情不親是二雖有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矣然爻不言吉凶但三言有得則此爻无得可知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子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

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于所近者上係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

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正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于隨爲善矣

朱子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愚曰四三相比宜相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而四不正也二之所係三不求而任失之二之所失三則求而欲係之是三之隨初正而所求得矣兹非三之利乎三之利非以其居正乎象又發之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按張彌讀舍字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音訓居也彌讀爲長三之係丈夫其志居下謂係初也巽爲繩故爲係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歸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

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志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愚曰二當隨五今二係情于四四據而有之獲也凡得出於意外曰獲二之從四非其主也時也四

于是而有獲焉亦時也四之所獲非四求之非求而獲未必不正但以義言之以近臣而得人心損君之柄義則不可故雖正亦凶然時事適爾特四不能權之以義之過也今使五有孚信不疑于四則有君臣之正道在倘君臣之道以明必能推其有獲者而致之君何咎之可言象曰明功也戒九四明于君臣之道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子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盖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愚曰配之正者曰嘉在禮婚禮為嘉九五之配則二也隨之世衆爻各親其鄰獨九五位乎中正而

有應乎二此配之嘉者也然二嘗為四所有則既處可疑之地矣爻進乎五則二知其從四之非正也返而求歸焉五以其配之嘉也而開誠以納之則夫衆爻之无所附麗者未必不悔泣而皆來也

二五皆中正故曰孚曰嘉曰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

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盖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盖興于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于他則過矣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愚曰三與上相應三有艮巽體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也上窮反三成巽乃從而係維之也上六隨之極也極則變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誠意之極如大王之亨于西山則斯民之心安能固結而不可解如有物拘之使不動係之使相屬維之使不得去乎且看大王避狄去邠分明別其民使自求主而從居未嘗維係他民自隨之不忍離今讀大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等語其誠意惻怛便有感動

民心處民安得不懷附有似那拘係縶維之者象曰上窮是隨之極功更无去處了或言卦爻辭不是周公作觀此爻便見得是周公分曉

☶☴ 巽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善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

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子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爲能致元亨也蠱之大

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為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

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朱子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茍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程子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于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于順

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愚曰蠱者敗自內出者也故女惑男而疾痼之謂之蠱風薄山而虗落之謂之蠱于文皿之有蟲而空蠹之謂之蠱于國則事之內弊而積敗之謂之蠱

事積敗則非事矣而序卦曰蠱事也何也事壞則事生故蠱為事也元始也此以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治蠱之道在于上下交盡初六動則復為泰之初九始而亨者也故曰蠱元亨弗為胡成弗往胡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只當從文公之說剛上柔下巽而止蠱伊川以為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然觀彖意却不是如此乃因剛上柔下巽而止所以

為蠱此言蠱壞之由非治蠱之道也蓋泰初九之剛上而為艮上六之柔下而為巽有天地不交上下不交之象又下巽而莫予違上止而不復有為頹靡不振所以蠱壞故曰巽而止蠱此以泰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初六為一卦之始始變則復為泰泰則亨而天下復治矣泰則上下交可以濟大難往有事乎蠱矣天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甲庚聖

人特于巽蠱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

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以

日言之春分旦出于甲秋分暮入於庚甲庚者天

地之終始也故曰天行也蠱事之壞也巽行事也

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其始先甲後

甲圖其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

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
在已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
二者
愚曰振民育德伊川謂在已則養德于天下則振
民以象觀之風言振民山言育德皆主天下而言
若曰育已之德則君子育德不在蠱卦左傳曰風
落山謂之蠱夫風落山則榮者枯矣然巽風以振
之艮山以養之則枯者必再榮壞者必再成蠱是

天下事已壞民不得其所而德行不修之世然上之人作而新之涵而養之則好善興仁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振民則蠱之弊可去育德則蠱之治可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子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

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致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自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愚曰事壞于父而子幹之人必以父為幸哉有子父之弊事有子幹之考可以免咎矣然以新易舊稍犯痕跡是暴父之過揚巳之善故不免于危厲然終之以吉者以初六陰爻處巽體之下巽順以

行之事雖不承乎考而意則承乎考也蓋跡若不順而意則順此爻既曰父又曰考易恐天下疑父在而子幹也故以既歿者稱焉宋朝神宗崩哲宗嗣位相司馬光盡變新法此非承以事正是承以意當時小人不察遂起紹述之論使知大易意承考之義則此禍息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

下而幹夫在上隂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淂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隂柔可知若伸巳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巳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

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皇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𣲖幹母蠱之道也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愚按此爻朱文公謂程傳說得是東萊又發明程

意以爲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但幹母之蠱幹亦是能植立方不蠱壞只植立而得中不要過剛若一向巽順將承如鄭莊公從其母之請以致共叔段之亂亦不得此又不可不知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

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愚曰初陽位而以柔幹之故初吉三亦陽位而以陽幹之則過剛恐失父之心故小有悔然志在幹蠱直道而行故无大咎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于不義九三之位歟吁止矣不可過矣稍過則

爲匡章之責善又過則爲直躬之証攘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子曰以隂居隂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寛裕

以處其父之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

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隂

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

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愚曰純陰不能幹蠱反更裕之裕有寬順之意是養父之過則其蠱將日深故不曰幹焉夫有才當其任可也无其才辭其事可也以裕蠱之才而欲往以有濟其見吝必矣其晉申生乎獻公惑驪姬姬禍晉國其蠱甚矣或謂申生曰子辭君必辯焉申生曰我辭姬必有罪是裕之也不為吳太伯之謀而為伐狄之往卒嬰大禍非往見吝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隂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隂柔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信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興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愚曰庶人幹一家之蠱以一身幹之而有餘人君幹天下之蠱以衆賢幹之而不足以身幹故貴乎剛以衆賢幹故貴乎柔柔則虛而能任矣今六五以柔履尊有應在二惟賢用德无爲不成故曰用譽譽譽如譽髦斯士之譽故象云承以德也宣王承厲王之烈任賢使能周室大興焉斯之謂與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子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

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狥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

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愚曰五爻以父子言上九以君臣言子之幹父與臣之幹君一也自初之幹以達於上則蠱去矣蠱去不復見而臣子之事備矣臣子之事備全節而退臣子之高致也故表記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然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不以一退盡天下之變周公之於周孔明之于漢豈一退所難哉而義不可

以其受再世之託佩天下安危之寄於身耳故蠱之君子其志可以為則而義或不可者聖人不責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